

嘹亮金童執節玉女持幡力士控鸞侍仙捧
詔梅君拜詔謝恩乘青鸞飛昇而去自後飛
鴻山號曰梅仙山也宋神宗元豐五年七月
勅梅福在漢之際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
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化高蹈
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
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
泯其服朕恩宜特封壽春真人高宗紹興二
年閏四月勅朕嚮巡狩於南國以豫章為東
朝母后率掖庭而行舟楫冒風波之險凡所
經涉必有護持爰錫衷恩以答神貺洪州豐
城縣大江北岸按福昇仙壇觀壽春真人正
諫不用高名獨存憫漢室之不綱去吳市而
莫返既嚴祠館亦錫封名茲復益以羨稱蓋
少敷於新渥其歆異數少慰平生可特封壽
春吏隱真人

武之仁猶不免見譏議於後世况以亂臣
賊子專權擅柄以誅篡弒之事乎善手梅
福之上書諫詆王氏朝夕之漸其慮慮也
深矣其為網常之計密矣惜乎當時人主
不能用其言卒成其禍為姦偽之倡遂使
後世如桓玄侯景之徒紛紛皆是也道德
經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豈非梅福
欲以斯道增平三綱五常之重而不幸乎
道德經又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
偽斯言盡之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之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之十五 河五

得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進一編修

裴君

清寧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以
漢明帝二年君始生焉為人清明顏儀整素
善於言笑目有精光垂臂下膝聲氣高徹呼
如鐘鳴家奉佛道年十餘歲晝夜不寐精思
讀經嘗於四月八日與馮翊趙康子上黨皓
李成共戴詣佛圖時天陰雨忽有賤人著故
布單衣巾黃巾詣君車後索載君禮而問之
不答君下車以載之康子李成並大怒問
何等而上香車乎君乃陳諭遂聽俱載君
自徒行在後顏無變色寄載人自若亦不
為漸也將至佛圖乃曰吾家近在此乃下車
奄然失之佛圖中道人支子元者頗知道宿
舊人傳之已年一百七十歲見君而數曰吾
從少至老見人多矣而未嘗見如子者乃延
君入曲室之中幽靜之房大設豐饌飲食既
畢將君更移隱處呼之共坐乃謂曰吾善相
人莫如爾者子目中珠子正似北斗瑤光星

自背已下象如何魁既有貴爵又當為神仙
天下志願子保享焉然津梁未啓七氣未清
不見妙事亦無緣而成也因而所修祕術以
告君道人曰此長生內術世莫得知吾昔遊
焦山及驚祖之阿遇仙人蔣先生者乃赤將

子與也以神訣五首授吾奉而行之於今一
百七十年矣氣力輕壯不覺衰老但行之不
勤多失真志不能去世故雖延年不得神仙
也猶是行之多違精思不至之罪也今以教
子於是授之以諸暗存思運用持呪等法及

授諸高真經書符文并授服茯苓胡麻二法
○子元服茯苓法焦山蔣先生所傳茯苓五
斤盛治去外皮乃將下細篩以清白酒三斗
中盛之以制若可耐熱白瓦器以此器著火
釜中著水浸半於所盛藥器腹中燒釜令
水沸煮藥器數反側藥令相和合良久蜜酒
湯煮出著鐵口中搗三萬杵令可丸旦服三
十九丸如梧子大百日百病除二百日可夜
讀書二年可使鬼神四年王女侍衛十年夜
視有光能隱影長少久視服此一千百害
不能傷疾病不能十色反嬰兒肌膚光潔白
髮再黑髮有流光凡合藥者三日煮之於室
室處莫勿令婦人雜大見及穢慢之也五斤
茯苓三斗白蜜為一劑當作木蓋蓋之煮藥
器上勿露也煮之時反側藥熟乃開之耳大
以好薪炭不可用雜炭用意同後料視恒以
為意欲併合多少在煮藥成預作凡處之以
蜜器可懸十歲不敗支子元服胡麻法蔣先
生於黃金龍祖山中授支公也胡麻三斗肥

若黃黑無拘可祥之使清涼於微火熬令香
氣極令燥細持以為散令沒沒爾勿下符白
蜜三斗以胡麻散清會室中視令相和後調
通安器著釜水中乃煮如前茯苓法何候令
煎竭可持乃出持之三萬杵如梧子大旦
服三十九丸一劑勝此為筋不知寒熱面退
使眾靈蔣先生惟服此二方已凌煙化昇呼
吸立至出入無間與乘群龍上朝帝真位為
仙宗也

嶺巴

嶺巴字叔元內黃人蜀郡人漢桓帝四遷
桂陽太守甚有政聲後遷豫章太守郡土多
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
術能使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姦巫於
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頌以為懼終皆安之桓
帝崩後靈帝即位陳蕃被誅巴坐黨復譴為
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
陳寶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
出後記纂淵海云後一旦大風天霧暗失巴
所在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
天矣仙傳云嶺巴蜀成都人也少好道不修
俗事時太守詣巴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
禮巴到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可試見一奇乎

巴唯唯乃平生即入壁中去舟舟如雲氣之
狀頗更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老虎乃
巴矣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
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
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船行相達

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神詐為
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
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
血食枉害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
林社稷求鬼蹤迹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為
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
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巴到詣太守曰
聞君有賢婿願見之鬼已知巴來託病不出
巴謂太守曰令婿非人也是老鬼詐為廟神
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
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乃作符符成長嘯
空中忽有人持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座皆驚
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
縛符來至庭下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
不復爾形應聲即變為狸扣頭乞活巴勒殺

之皆見空中乃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為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為百姓害巴到後更無此鬼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為尚書郎正旦大會已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向西南三嘆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為臣立廟今旦且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委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嘆酒為雨以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成○都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送時因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真語云昔巴作兵解去入林德山中積十三年而後還家今在鶴鳴赤石山中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明五經兼通星緯見漢祚將盡天下向亂乃歎曰值此衰運官

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矣乃字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內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紀曹公操聞名召取關一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日與二升水暮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慈曰學道當清靜無為操怒謀殺之慈知之乃求乞骸骨歸操曰何意爾慈曰知公欲見殺故求去爾操曰固無此意公欲高尚其志亦當不久留乃為設飲慈曰今將分噴願乞分杯飲酒操曰善慈拔簪以畫杯酒酒即中斷其間相去一分許慈即飲其半遂與操操不喜未即為飲慈乞盡飲之以杯擲屋椽杯便懸著棟動搖似飛鳥之俯仰若欲落而復不落舉生莫不屬目杯良久乃墮地諸人乃視杯已失慈所在後操一日宴賓慈亦預坐操顧謂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具松江鱸魚爾慈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足以供坐客慈更以釣沉之復引鱸出皆三尺餘操又曰既已得魚恨無蜀

中生薑爾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曰吾前遣人至蜀買錦可報增二匹語項即得並并獲使報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焉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齋酒一升脯一斤手目對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懷不意因坐上故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有人見慈住處乃往白操操又遣人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令世人知其神爾於是收執下獄獄吏欲拷詰戶中有一慈戶外有一慈不知當考何者操聞而惡使將軍引出市殺之須臾有七慈相始一官收得六慈失一慈有頃六慈俱失操乃令開四市門而索之或不識慈問慈何如人曰眇一目者葛中青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收操令捕得遂人便斬後數日見慈便斬頭斷以白操操大喜言果左慈頭也既而視之一束茅爾還視其尸亦失所在人有從荊州來者見慈在荊州矣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令自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爾忽有一老賊屈前兩膝人

立而言曰遠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老羴屈前膝立云遠如許遂莫知所取焉上文所載多刺史劉表亦以意為感來擬救害之表出釋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詣表云有薄醪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東安能為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之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酒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

坐上賓客千人皆大醉表乃大驚無復有害慈之意慈委表去入東具丹徒徐隨有遺術慈過之墮門下有宿客牛車六七乘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稍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迫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

羅布扣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往見孫討逆討逆後欲殺之使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之慈著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報馬逐之終不能及乃止慈後入霍山合九華丹

丹成仙去真誥云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爐火九華之益其下注云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即葛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漢獻帝建安末渡江尋山乃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即小括蒼山在永嘉溪橋之北

孔元方

孔元方者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實始得此藥時年已老自後歲歲更少常如四十許人鄰元節左元放皆為親友俱素五經及當世之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一百七十餘歲道家或時請元方會飲人作一酒今次至元方元方無所說直以杖拄地乃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

以一手持酒杯倒飲之人莫能為也元方有一妻一子不積餘財頗種五穀嘗遭火發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了不之顧惟當坐籬下視火其妻催使元方助之元方大笑曰何用此為憂惜又別於水邊鑿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殺數月乃復還家家人亦不得往來室前有一栢樹往復從棘草間行委曲弟子有急欲詣其居處終莫能得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愚好道伺見元方入室愚尋得之元方曰人未嘗

得見我汝今日見我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若無人不得以年限足故而妄授也若四十年無所授八十年如有二人可授者則顯授之與二人也可授不授為閑天道不可授而授為泄天寶開道泄寶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今去也乃委妻子入西巖後五十年暫還鄉里時人當有識之者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大陽人也在鄉里累歲

年一百七十常食白石似今之熟者大半也
先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從村頭一家起
周而復始始積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布
席與坐為設食先便坐食亦不與人語若人
不見便私置薪於人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
魏受禪居河之涇結草為庵獨止其中不設
牀席以草蓐觀生其身垢濁如泥漆或數日
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遊衣弊則於市
賣薪以買故衣者之冬常著單衣太守董經
往視之亦不肯語經亦以為賢後野火起燒
其庵屋人往視之見先危坐於庵下不動火
過庵燒盡乃徐起其衣服亦不焦灼又更
作庵時天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
先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索之見先熟卧
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暑夏醉卧之
狀人莫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
或老或少如此三百餘年乃與人別去不知
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魏書云自戴皇
以來一人而已

陽翁伯

陽翁伯事親孝美父母神感之泉出墓側有
飲焉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種生美玉一日
有青童引至海山仙人曰汝孝於親當夫婦
仙後徐氏有女以白璧成婚數年夫婦俱昇
天又搜神記云陽翁伯常以漿給行旅一日
有人飲訖懷中出白子一升與之曰種生美
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貧求之
徐公曰得美玉一雙即可以所種得玉璧遂
妻之

李意期

李意期者蜀郡人也乃漢文帝時人至蜀先
主時尚在也有人說四方郡國宮觀市里者
意期即為撮土成之郡國人物皆是也但織
微爾須臾消滅不知所之先主欲東伐吳報
關羽之怨使人迎意期意期至先主問以吉
凶意期不答索紙筆畫作兵馬器仗十數便
以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掘土埋之便徑還
去先主不悅果出軍為陸伯言所敗師屠十
餘萬眾僅得數百人還兵甲芻粟略無存者
先主漸患發病而卒於永安詣人乃追念意

期所畫大人埋之正是先主之死像也一傳
云李意期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
單衣但飲酒食脯及粟或百日或二百日不出

杜契

杜契字廣平京兆杜陵人也漢靈帝建安初
渡江依孫策後孫權孫權孫策信校尉
黃武二年契學道師介琰受玄白術居茅山
之東久之能隱形遁迹時與弟子採伐貨易
衣糧而人不能知之數入洞中得仙真諦云
二人一人孫貴孫女乘神也一人
傳世身也世來孫休時作侍郎

李阿

李阿者三國時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
常乞食於成都市所得隨多少盡皆施與貧
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還宿有古強者
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去
青城山中強後復隨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
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
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敗強切憂刀
折至旦復出阿問強曰汝憂刀敗邪曰實恐
父怒阿即收刀以左右擊地刀復如故以還

強強遜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
置車下襟其骨皆折阿即死強守視之須臾
阿復起以抑脚而復如常強時年十八見阿
如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
人言被崑崙召當去遠不復還九域志贊州
漢山昔本

阿其人精煉於此後
於蜀州新律上界

臣道一曰李阿得道已深歷年已久觀其
汲汲以濟孤貧為念且屑身乞食以行其
教其意亦深矣觀其語古強曰爾隨吾行
那畏虎也此正道德經所謂陸行不遇兇
虎之意彼古強者雖能具眼力識阿是異
人又豈能知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
爪哉

介象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
之言能屬文陰修道法入東嶽受禁制之術
能茅上然火煮雞難熟而茅不焦能令一里
內不炊不蒸雞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
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聞九
丹之經同遊數千里求之不值明師乃入山

精思真過神仙疲極卧石上有一虎往噬象
象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
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疾去象入山
見谷中有石子紫色光彩大如雞子不可稱
數乃取兩枚而遊谷深不得度乃還於山中

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
蓋仙人也象扣頭乞長生之方女子曰汝急
送手中物還故處乃來吾於此待汝象以石
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

象歸斷穀三年乃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
以丹方一首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為也
象未得合作藥常住第樂延雅舍惟下平牀
中有書生數人共論書傳事不判象傍聞之
不能忍乃為決解之書生知象非凡人密表
奏象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
爾延雅固留吳主詔徵象到武昌甚敬重之
稱為介君為象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道前
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
入殿門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

皆立生與先主共論鱸魚何者最上象曰鱸
魚為上先主曰此魚乃在海中安可得乎象
曰可得爾但令於殿中庭方培著水滿之象
即索釣鉤起釣之垂綸於培中不食須得細
魚先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為陛下
取作鱸安不可食仍使厨人切之先主曰蜀
使不來得薑作鱸至美此間薑不及也何由
得乎象曰易得爾願差一人并以錢五十文
付之象書一符以著竹杖中令其人閉目騎
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閉目此人如言騎

杖須臾已到成都不知何處問人言是蜀中
也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在蜀從人恰與買
薑人相見於是甚驚作書寄家此人買薑還
厨中繪始就矣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
誤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

象皆一一別之又有一人種黍於山中常患
獼猴食之聞象有道從乞群猴法象告無他
汝明日往看黍若見猴群不大嘆語之曰吾
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黍此人倉卒直言
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群猴欲下樹試告象言

諸被即各還樹絕迹矣象在吳連求去先主不許象言某月日病先主使左右以梨一盃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先主殯埋之以日中死其日晡時已至建鄴以所賜梨付吏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視其棺中唯一奏版符爾先主思象便以所住屋為廟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鵠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第子見象在蓋竹山中顏色更少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六

河六

淳雲山至壽萬年官道士趙道編修

董奉

董奉字君異福州侯官縣人也昔吳先主時有年少作本縣長見君異年三十餘不知其有道也罷去五十餘年復為他職以經侯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君異亦往顏色如昔了不異故長宿識之問曰君無有道邪昔在縣時年紀如君輩今已皓白而君猶少也君異曰偶爾杜變為交州刺史得妻病死已三日君異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九藥內死人口中令人舉死人頭搖而消之食頃變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杳然如夢見有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饒容一人以變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間有一人言木一遣使者來召杜變急開出之聞人以錘振其所居戶良久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變上車將還至

門而覺變既活乃為君異起高樓於中庭君異不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三為君異設之君異輒來就變處飲食下樓時忽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上下樓亦耳如此三年從變求去變涕泣留之不許變問曰君欲何所之當為具大船也君異曰不用船宜得一棺器耳變即為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君異死變使人殯埋之七日人有從宕昌來者見君異因謝杜侯好自愛重變乃開視君異棺中但見一帛一面丹書符君異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少便病癩垂死自載詣君異扣頭乞哀君異使病者坐一戶中以五重布韜其目使勿動搖乃勸家人莫近病人云聞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無處不匝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竟不知何物良久乃去君異乃往解病人之中以水與飲遣去云不久當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得水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瘡愈身如凝脂後嘗大旱百穀焦枯縣令丁士彥謂網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